

夜光杯

小橘子“药铺”

老周

小橘子两口子是新上海人,她和先生都是1993年出生的,从四川来上海不到三年。住进小区,也不过一年左右。小橘子是她的微信名。她有个哥哥,名字里有“橙”字,她又特爱吃橘子,就把自己的微信名取作“小橘子”。

疫情期间,小橘子成了小区的“红人”。小夫妻俩原本是学设计的,近年来做了不少药房的设计、装潢,所以与周边一家家药店都熟。得知小区老人出门配药成问题,居委会解决一时有困难,小橘子便试着联系了那几家药店,自告奋勇要帮小区居民出去买药。

小橘子一进群,呼啦啦,一下进来了上百号人。大家的药品需求还真不少:有要治心血管病、高血压等基础病的,有要酒精、体温计的,有要连花清瘟胶囊等中成药的,还有要抗原试剂的……总之五花八门。

小橘子一般一周去进一次货。每回进药前,小橘子都要反复核对信息,密密麻麻记下满满好几张大纸。药是大事,不能搞错。她也并不急收钱,而是自己先垫,最多一次垫进去两万多元。

买好药,还要找车运、找人搬。那天,小区疫情吃紧,一下子要求购买消毒酒精的单子多了,小橘子取好

午间时分,收到一条金山区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和企业指导组委托中国移动平台发送的关于物资保障的安民告示。读来颇有感触,这是一条极普通而又不平常的短信,传递着关心和真情。

一句“亲爱的金山区广大市民”,此时无声胜有声。在这防疫防控进入关键的时刻,作为市民,仿佛听到了来自家人、朋友的问候,一种亲情,一种真情,这正是当下最需要的“鱼水情”。

一道告示“我们开通了鑫采汇,这是区物资集供集采平台”,“满足大家的买菜需求”,“缓解疫情封控管理期间生活物资供应压力”,通过短信,把当下市民最关心的问题,作了回答。满足市民的买菜需



垫付,居民取药时才收款。小橘子说她选择信任。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信任。

有一回,一个楼里的居民在群里明明要了十盒连花清瘟胶囊,还要了抗原试剂,且在群里反复确认,但东西拿回来了之后,那人又轻飘飘一句“我不要了”。这钱,小橘子只好自己吃进了。

小橘子住在2号楼,药一到,分好后,她就在家门口拐角搬来一张桌子,然后在大群里一个个挨个叫号:xx楼xx号的阿姨,你的药到了,好来拿了。

让小橘子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阿姨,70多岁了,独自一个人来取药。她买的是非洛地平缓释片,一种治疗高血压、心绞痛的药,阿姨来取药付钱,她既没有微信也不会用支付宝,随手带了一堆零钱来。小橘子一愣:这个时候哦,谁还收纸币?小橘子真想直接给阿姨免单算了,其实也没多少钱,但想想觉得不好,还是在反复做好消毒之后收下了。她不想让老人感到自己被“嫌弃”。

“如果这位阿姨是我家老人呢,我可不想让他们感觉不好。对老弱病残,我们就是应该多关心一点。”小橘子家里也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之前,隔三差五她就会和远在千里之外的老人通电话,问候一声,让老人放心。后来她在小区开“药铺”,为居民出去买药,这事儿始终没跟家人说,“怕他们担心呀,每次他们几个都要关照我一番:好

好在家里,哪里都不要去。我可不要他们为我担心,我在上海都挺好的。”只是眼下,在小区守着“药铺”当志愿者的她,实在太忙了,手机电话快成了小区买药热线了,天天电话都要被小区邻居打爆了。有一次,她竟然还接到了中国移动的一则短信通知:本手机使用异常,需对您的号码采取保护性限制措施。一番解释之后,才继续开通了线路。

小区居民是感恩的。那天,小橘子在群里说了句:这天气可真热呀。结果一下子收到了不少礼物:饮料、冷饮、橘子,“这是要把我喂胖了的节奏呀。”

不是这个小区的居民也开始来求她帮忙买药,她不敢答应,“我俩现在这样都忙不过来了,做一件事就把它做做扎实。而且,我总还要对自己、对小区里的居民负责的吧。”

小橘子反复说,自己也不是多伟大,也“贪生怕死”得很。那天,一时没看清抗原检测,以为自己两条杠红了,她一下子就崩溃

了,“我一下子就没能绷住,哇哇大哭了一场。”哭了好一会儿,结果才被告知是搞错了。小橘子二话不说,立马擦干眼泪,转身就又发药去了。

细微之处

王顺林

是市民安居的底气,手中有粮心不慌。

同时告知市民,“我们拓展升级平台功能”,“市民如有问题可线上反映”,“我们将反馈相关部门答复”。把集供集采的平台,拓展成政府与市民沟通联系的桥梁。

一则防控工作短信,看似普通,其实并不普通,字里行间,细微之处见真情。

把不方便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市民,这正是当下最需要的防控智慧。



「星星」点灯,照亮最后100米

朱渊

“您好,我是马星星,我是您的邻居,这是抗原检测盒,请收好!”浦西封控的日子里,在长宁区某老式高层里,时常响起一个低沉好听的女中音。虽然她的普通话带有一点点异国风情,但面罩后那微笑的眼睛却让人如沐春风。

很快,小区的爷叔阿姨就都知道了一一17楼住着一个外国女孩,她叫马星星,来自亚美尼亚,在上海交响乐团担任团长助理的工作,同时也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而就是这颗“星星”,自浦西封控后,第一时间加入小区志愿者队伍,和小伙伴儿们一起为近邻们照亮物资配送的最后100米。

和很多心系疫情的年轻人一样,马星星也是在得知要封控后第一时间向所在居委会报名要当志愿者。一听是个外国人,起初对方也有犹疑:“你中文交流没问题吧?我们有些居民可能说的都是上海话……”星星拿出面试的劲头:“您放心,我会多种语言,除了中文、英文,还会俄文和亚美尼亚语,我正在自学上海话,平时也勤加练习,沟通肯定没问题。”

听她说得诚恳,又确实中文流利,居委会很快给星星发来了防护服。志愿者工作辛苦而琐碎,核酸检测第一日,星星就感受到了工作强度。“我们小区虽然小,但两栋高层住户密集,一层有8户,两栋楼加起来有300多户人家,就光通知核酸检测,挨家挨户走一遍也要半个多小时。”

虽然在这里住了七八年,但星星还是第一次用脚步丈量楼栋,也是第一次认识了那么多的邻居:“从来没有想过,第一次拜访邻居,居然是以这样的

身份和方式,就会感慨这些年居然错过了那么多有趣的人,而他们离你那么近。”透过那一扇扇打开的门,星星看到了在这个城市真实生活着的人们——能闻到炒菜的香气、能听到婴儿的哭闹,还有人家电视机里放着咿咿呀呀的唱戏声,那是实实在在的烟火气。

如果没有这一轮疫情,恐怕星星也不会知道,原来她所住的17层居然还有很多跟她一样热心公益的年轻人。“可能是平时上班时间都是错开的,我很少会碰到同层的邻居,但这次加入志愿者,第一天放工回家,居然一电梯的人都到17层,我这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邻居。”年纪相仿、志趣相投,让星星交到了不少好朋友。

而星星“专业小提琴手”的身份,也在一次偶然中被识破。“那次是小伙伴找我一起去志愿者岗位报到,我刚好练琴到最后一段,然后她就听到了。”在那之后,星星被委以重任,为邻居们举办“线上音乐会”,“他们让我在拉琴的时候打开电脑,还申请了腾讯会议室,好多邻居在线上围观我拉琴。音乐是最好的治愈,如果我的琴声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和心灵的抚慰,我当然也很乐意。”

同样经历着封控和隔离生活,星星感同身受:“封控中的人们要面临的考验,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尤其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居家隔离只能用眼睛去感受春天,而不能走进自然、亲近自然,是很郁闷的。作为一名演奏家,能在这时候用艺术为大家带去片刻的享受,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而在听到邻居们凡尔赛地说“能和艺术家做邻居也是福利”时,星星也倍感骄傲。

疫情期
西杨庄
间在家读书,大学四年级的儿子和我谈起读书会。

“你觉得怎样才算好书?”我好奇地问他。
“至少包括三方面:一是要集大成者,内蕴丰富,经得起反复琢磨;二是要有悠久的历史,是经过时间河流的冲刷而不灭的经典;三是要曾经哺育过许多心灵。”儿子的话不无道理。

读到好书是大幸。因为优秀的书籍融入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精湛的语言艺术、巧妙的构思,注入了作者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与感悟力、对人性真善美的执着追求。翻开一本好书,就像开掘到一座金山,取之不尽。

俄国作家赫尔岑曾说:“书籍是最有耐心、最能忍耐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它都不会抛弃你。”读好书不仅能帮助我们化解抑郁、宽敞胸怀,还可以让我们身上澎湃起思想的潮汐、智慧的光芒,从而让我们对生活充满信心!

成小碗状,在其中放入菜干馅,慢慢合拢,掐去多余的粉,将其轻压成扁圆形。待全部做好,在锅中倒入菜油,将饼放入其中慢慢煎,煎到两面呈金黄色,散发浓郁香气时才出锅。刚出锅的菜花头饼,色泽金黄,香气扑鼻,咬上一口,满口充满着醇厚、浓郁、鲜美的香气。

菜羹退市后的一天,我去农贸市场买菜,在一个摊上看到有菜干头卖,便拿起几根,刚想闻,一股浓郁的清香已扑鼻而来……闻到这样的味道,我就知道这是用今年新上市的菜羹晒的。于是买了两斤,再买了些糯米粉回家。

七夕会

回到家里,便把祖母当年做菜花头饼的过程细细地想了一遍,然后就学做了起来。经过一番努力,这菜花头饼是做成了,但就是没有当年祖母做的那个味道,没有祖母做的那样好吃。我想,或许亲人留给我们的感觉总是不同寻常而又十分美好的。

远处的大棚

詹超音

这是城乡接合部,从我的住处往前走走就能见到田园风光。

城内城外自然过渡,高楼推进到此,与乡村的民宅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态势。城这里能闻鸡鸣,乡这边能听到广场舞的乐声。两边的人喝着同一根管子里的水,淋同一场雨。

从城边远眺,乡那边的农田被河道隔成无数块状。多数是桃园,三四月天,桃花映红了水面。也有菜地,不过大都换茬不久,新茬刚刚出绿。豌豆、蚕豆长得倒是挺盛,正当花期,其艳可观可赏不输花卉,结豆还早,起码要半个多月。视线极处并列多排白色窝棚,是为暖棚,俗称大棚。因为营造出常春的空间,果蔬四季不断。

老人说,果蔬本该有季,而暖棚搞乱了季节。上天的安排自有道理,怎可忤逆?每种蔬果匹配每个季节,对应的是人体,你急需,它正好奉上。错季的东西不一定适宜,最多吃个稀罕。

菜场买菜,摊主指着样儿稍丑的青菜萝卜特意推介:这些是露天的。是的,露天的菜有原味,大棚里菜样儿俊,吃口差,谁都明白。现代人不缺营养,于是讲究口味。比如吃个鸡,巴不得散养的;吃条鱼,一听说野生的,不嫌贵。我们这一代吃到满意的口味,会说这是儿时的口味。我们的下下一代不会这么说,他们的第一味觉是类似肯德基的重味。

疫情初现时,生活并未影响,菜场关了,超市开着。等超市一关,这时候网购到一些荤素,皆不问好丑,更不会探究露天的还是大棚的。

我知道远处的大棚有些什么,因为家人去过,说那儿有青菜芹菜番茄黄瓜萝卜……甚至还有草莓可以现摘。一个月前妻子从那儿采回来好几篮子红红绿绿大大小小的袖珍番茄,我一个没吃,总觉得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故而拒之。现在不管拿来什么,我都吃。

人就是这样,缺什么馋什么。这时候想,家就在大棚近旁该有多好……

美食

每到春日,吃到菜羹,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将菜羹加工后做成的另一种美食——菜花头饼。

菜花头饼,是一种非常好吃的农家点心,其主要食材就是糯米粉和菜干头。而其中的菜干头就是将菜羹在水中焯过后,放在阳光下晒成干。刚晒成的菜干具有清香扑鼻的特点,一经烹饪,更是十分鲜香。

小时候,祖母每年在菜羹上市后,都会适时

晒上一点,然后做菜花头饼给我们尝鲜。只是因为菜地上留吃菜羹的隔年大青菜数量有限,基本上只能满足吃菜羹,所以祖母还不舍得焯晒菜干,每年只能晒上那么一点点,做一两次菜花头饼让我们尝尝鲜。至于那做饼用的糯米粉,起先都是自己家里用石磨碾磨的,后来,也有去粮食加工厂碾磨,或去粮店现买的。

做菜花头饼时,祖母会根据要做菜花头饼的数量先准备好菜干馅。准备菜干馅时,她

